

Q & A

問題一：

趙教授說要實施菁英政治，但不分區民代都是搞一些黑金進去，我們還能對台灣的民主政治產生信心嗎？台灣可不可以先有一個類似「廉政公署」的單位，因為若從制度面改善，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時間。日本黑道也很嚴重，但從來沒有一個黑道可以到檯面上。台灣目前並不是民主，台灣只有自由，民主是建立在法治上面的，台灣有沒有可能新加坡化？

問題二：

雲林縣長補選有五千名警察進駐，也聽說賄選蠻嚴重的，檢警調為何都沒有發現這個事實呢？暫時停止地方民代選舉，是否可以遏止地方惡質化？立法院的排黑條款或政黨提名連坐法，合不合理？台灣的特權文化不消弭，黑道問題也沒有辦法解決，若不是地震震

出公共工程的缺失，大家還覺得偷工減料和自己沒有關係，包不包工程我也沒有損失。大家想想這些黑金的勾結會讓我們付出多大的代價呢？現階段要改革，不知道各位專家有沒有比較具體的建議？

黃國鐘答：

日本的黑道有沒有站上檯面？有沒有當上總理大臣？看《聖堂教父》第十二集完結篇就知道了。那麼我覺得今天所要強調的是，不要以泛道德化或泛政治化的角度思考、抹黑黑道，因為白道假藉國家公權力胡作非為，那是更可怕的。賄選是所得的重分配，但貪污比賄選更可怕，發行彩券也比賄選更可怕。排黑的條款我曾建議公布前科，但是個人覺得立法院不會通過，不過政黨連坐已經在犯罪組織防罪條例通過了，而我在當立法委員時主持的選罷法協商，也把它選到選罷法裡來。再來，新加坡不能吃口香糖，那台北開始不能吃檳榔，我不曉得大家的感想如何？香港有人權而沒有民主，台灣有自由而沒有民主。我們現在常把民

主、自由合起來講，但這其實是不容易的事。最後我要說，判斷社會正義的基準，第一個就是要矇上自己的眼睛，不曉得自己生下來是要當總統候選人、中學老師，還是計程車司機；第二，在公共政策的推行上，不可以使最低階層的人淪於更不利的地位，我覺得從這兩個基準來判斷我們公共政策，就會知道有沒有合乎社會正義的要求。

鄭梓答：

我想提出三點補充。我們了解，也是我強調的，所謂白道、黑道，是從歷史走到今天所糾纏出的一個複雜的困境。每個人都會質問誰是黑道？誰是白道？但也許灰色才是比較正確的；就像「公」用紅色、「義」用藍色，那中間是用紫色的。我要強調的是一個共生、共存的結構，也就是從歷史來觀察的話，現在被貼上白道也好、貼上黑道也好、甚或所謂黑金也好，都不是國民黨的特產，它跟本土之間有共生的關係，跟國民黨一九四九年遷台以後的發展也產生了共生關係，而此兩者的關係又再共生，這是非常複雜的現象，要傾全力、有學術與言論的自由以後，才能夠理清清楚，不然這片土地會付出慘痛的代價，這是一個共生結構的

問題。

從另一面來說，現實又產生一個吊詭，亦即是中國語言中的「悖論」。這吊詭是什麼呢？今天我們希望處理一個由歷史承接下來的問題，其實只要有軍事強人就能夠處理它了，希特勒、毛澤東、蔣介石、蔣經國都可以解決，但李登輝怎麼可能有辦法？李登輝一搞集權就民粹主義了，他沒有怎麼樣就已經被指責，難不成你要期待一個新強人出現嗎？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吊詭。另外，新加坡怎麼能當歷史呢？我們可以說新加坡是個進步的民主社會嗎？我想這是要留給科學家繼續去診斷、探討的問題。

最後，我希望要談的一個觀點就是說，今天精省既成事實，那我們要不要把這個殘局給收拾一下，因為中興新村確實已經形體完備了，不妨就從這個地方開始，在百年來重大的地震災難後，打造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完整的規模。我們不要掉入統獨的爭議裡，但是應該要有決心再建國。緊接著有第三波的縣政府的改革運動，以及國土的大改造，包括版圖、層級、定都、遷都、首都機能的分散等等，都是我們可以使力、監督的範圍。現在每個國家都在做

首都機能的分散，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政經資源集中在台北呢？現在是要「中部復興」。這樣做並不是想把原來的恢復，而是要帶動全台灣走向另外一個世紀，這樣的復興計畫才有前瞻性。我覺得，如果從這個層級來看的話，定都、遷都、首都機能的分散、政府的再造、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整、代議制度的補強，甚至直接民主，都要去思考這個問題。譬如，網路這麼發達，代議政治有那麼重要嗎？就像一位朋友說的，希臘的民主是這樣的民主嗎？台灣是小國，怎麼樣治一個小國？我想重點不只是在思考而是要付諸實踐。

廖正豪答：

我一開始談到黑道是各國都有，但沒有像我們這麼嚴重，剛才談到FBI很多統計的數字，那是整體犯罪的現象，並不代表美國的黑道比我們嚴重，因為每一年在美國開「亞裔幫派犯罪會議」，他們會加上一個「亞裔」的字眼，而不說美國幫派犯罪的研究、研討，就很清楚的表態了，這讓我很難過。日本確實有所謂暴力團的防止跟登記制度，但是黑道和白道的劃分很清楚，尤其白道不可能去跟黑道勾結、妥協在一起，更不至於運用黑道的力量參

選，黑道也不會出來競選，也不可能脅控制白道行政人員的權位；譬如山口組設了一個職位叫做「組長」，日本政府就把刑事警察的組長廢掉，因為他們認為不能跟黑道用同一個名稱，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些觀念。也許很多人對於黑道的定義很混淆，但是我覺得應該很清楚，因為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第二條已有所定義了，而最重要的就是，他的犯罪侵害了社會及善良民眾，最後還可能威脅證人不可做證，一個證人還沒有回到家裡，常常就已經橫屍街頭，這種現象是我們最嚴重的黑道問題。黑道和白道勾結，彼此互相利用，他們混淆了整個社會是非善惡，這才是大家要覺醒、面對的狀況，雖然他們造成的傷害不一定人人感受得到，但是若不及時改正，未來的危機將會來會很難掌握。

如同大家剛剛談到的賄選，問題確實是存在，而且非常嚴重；過去我在任的時候，除了一再呼籲民眾出來檢舉之外，我也相信必須有政府的公權力做後盾，才能讓人民安心的通報，但那簡直是緣木求魚啊。現在選舉跟暴力已經結合起來，誰敢挺身檢舉呢？雖然你知道自己可以領到一筆獎金，但在你背後或是你將來所可能遭遇到的問題，究竟會有多大，恐怕

沒有人能保證。所以當時我很希望警察機關來參與，因為管區根本都知道誰是樁腳、錢怎麼送，但是若要五百多位檢察官全部投入，他不一定抓得到。最重要的，還是政府要有決心，否則再多的檢、調、警、憲都沒用，因為你得不到證據。

趙永茂答：

事實上倫敦、紐約、洛杉磯、大阪，黑道處處在，山口組甚至可以有十萬人規模，他們主要是危害社會與經濟層面。台灣黑道之所以厲害，是因為他已經入侵政治，影響力非常大，這在其它國家比較少見，所以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這點的原因就在這裡。因為黑道現在不但結合白道、威脅白道，更誇張的是他已經變成白道，本身就是議員、鄉鎮市長等等，他可以統合很多行政的人力，因此這個現象是台灣當前比較需要憂心的部分。

其次是對於政黨政治的期待，就像剛才廖教授提的，我們雖然不是那麼樂觀，但是我們還是要推動，主要的原因是台灣政黨的鐘擺效應，已經開始出現了，地方有將近三分之二由民進黨執政。政治的鐘擺效應會不會帶我們走向更好，抑或相反，我們其實沒有太多悲觀的

權力，所以像學界、輿論，我想我們要繼續鼓吹這個方向，大家也可以共同來從事更多公開的監督、反省跟檢討，這也是改造政黨政治的一股力量。

我們的政治環境確實在期待一個廉能的、有決心的未來，但是如果民主的出現會形成一些浪費、扭曲，我們該如何有效的加以平衡、治療？又該如何強化檢調單位功能、解決黑金的問題？畢竟，地方政治生態的改造是我們非常關心的重要課題，值得重視。